

# 碧血丹心于公传

## 第一章 抱雄心 头陀谋 卧底 摇 睹奇技 藩邸网 英雄

话说汉王朱高煦，虽是行为奸恶万状，却是天生神力，武勇绝伦。明成祖朱棣备藩燕北，起靖难之师，谋夺大位，也多亏朱高煦冲锋陷阵，出死入生，迭挽大败之局，数救父王之难，才得破京焚宫。因此朱棣弑君灭伦篡夺大位，实亏了有朱高煦这般一个勇冠三军的儿子。所以朱高煦虽是胡作乱为，私练近军数千，僭用天子銮仪，收养死士，擅杀命官，劫民占地，聚盗召匪，奸淫掳杀，纵属殃民，闹得京城里乌烟瘴气，路人侧目，提起“汉王”两个字，不是愁眉苦脸，就是胆落魂飞，朱棣虽是明明知道，却因念其功劳，终要带过三分。徐皇后更是最疼爱这个儿子，一心护短，不但肯约束他，反要给他张些势子。有人说着汉王，只是有一两句不大好听的，徐皇后就得严办这说话的，说是“存心挑拨，蓄意诽谤”。因此宫中人率性不提汉王，竟把这两个字儿，视同禁讳。朱高煦的哥哥朱高炽虽正位东宫，身为皇储，却是生性仁厚。说得难听点，竟是懦弱无用罢了。朱高煦越闹的凶，他越怕的厉害。即使听得朱高煦的恶迹罪案，不但是不肯据实奉请惩罚，还怕人家说他萁豆相煎，手足谮残。要图好名儿，便代朱高煦包瞒得严丝合缝。所以朱棣北征，朱高炽监国时，朱高煦闹得更凶而且明。自从鼓楼行刺之后，朱高炽得施威反戈相救，得保性命，却不许人说

是朱高煦谋刺，只推在太孙身上。至于朱高煦的兄弟朱高燧，自知皇帝是自己没分儿的，便学曹植诗酒自娱。文章虽比不上七步成章的曹子建，明哲保身、潇洒自全的想头，却不让陈留王。那时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，朱高煦在宫中有这许多爱他护他畏他让他的靠山，还有什么不敢做，做不来的事。内外文武王公大臣，谁敢得罪他？不肖官儿反以得趋门上为最大荣幸。江湖、绿林、教匪、莠民，也乐得投托门下，倚势横行。由此种种缘故，就把个汉王朱高煦弄成天下第一魔王，所以才闯下滔天大祸，闹得寰宇骚然，生灵涂炭。

永乐十五年，丁酉，朱棣御驾亲征瓦剌，得胜班师，回到南京，听得朱高煦诸般不法，一来因初回京来百端待理，二来恐皇后护短，无端淘气，因此只责令朱高煦就藩云南。云南是边瘴之地，况且有沐王后裔、世袭黔国公在滇镇守。朱高煦正在一片雄心，企图大业之际，怎肯万里备边，寄食他人之手，便道：“我有什么罪？要将我充发万里边疆？”朱棣虽是枭雄之主，遇着这般家人父子间的纠葛，也只好且作痴聋，转令朱高煦就藩青州。朱高煦仍不肯去，朱棣正待发作，徐后早不高兴道：“我只得这个儿还孝顺我，人家瞧着胀眼儿哪，一定要将他发配充边，离开我，好让我孤零零的待着。我全知道这些人的坏心眼儿，必容不得咱们娘儿们，我带了他一道走吧。离了这京城，让人家眼前清静。”朱棣正忙着边情国事，便将这事暂时搁下。朱高煦以为有恃无恐，心中坦然无所忌惮，益加猖獗横行。

自从武当、五台众侠义好汉大破汉王府之后，朱高煦铤羽还宫，一面仗着徐后的庇荫，优游宫中；一面和长史钱巽

等密谋篡位，计谋愈益离奇，简直预备作那床前斧影的杨广。徐后却是一无所闻，只将朱高煦当个小孩儿一般宝贝着。只是朱高煦心中有愧，知道武当、五台众侠义好汉决不肯就此甘休。一时向徐季藩讨取善法术的勇士没来，自己便加倍的小心防备。

朱高煦不是个安分度日的人，怎肯撒在皇宫里安然度日？在徐后身边鬼混了几天，身上创伤也好了，便觉得闷的慌，周身不是劲儿，得出去溜跚跚 跚舒舒筋骨才成。便叫陈刚扮作个帮忙，自己打扮得像个贵公子一般，悄悄地出了皇城，向城外走来。

金陵城外的莫愁湖，原是历来名胜之地。太祖朱元璋在世时，也常和中山王徐达到湖边楼上，敲棋赌酒，传为一时佳话。朱高煦原不是什么雅人，自无雅兴。他到这湖上来，也不过想着天气正当春日融和，莫愁湖上一定有不少的仕女游春，想着去瞧瞧，解解胸中的闷气。和陈刚二人雇了两头牲口，直奔湖上。城里只有商肆栉比，行人拥挤，没什么可瞧。朱高煦更觉得厌烦，只抽着驴子急急出城。

到了湖上，向湖边莫愁山上走来。哪知春光初透，游屐依稀，湖上并没多少游春女士，那酸不可耐的方巾名士，蓝襖秀才倒是摇摇摆摆，三五一群。朱高煦素来不喜这班人腐气逼人，一见这种人走来，便老远的避开。

信步走了一会，也无心观看那一湖绿水，无精打采的向山后走来。刚翻过山来，便听得田里插秧的农夫打着山歌，悠悠扬扬的彼此互答。再一瞧，万亩平畴，棋盘似的一方一方划着，每方里面都齐齐整整的种着绿秧。远望处，满眼全是绿的，大地就如一方大碧茵毡一般。翠色参天，青气逼

人。朱高煦精神一爽，不觉脱口赞一声：“好啊！”

一声未了，山下有千百人的声音，接着是雷也似的喝一声“好啊！”朱高煦大疑，回头叫陈刚跟着，向那声音来处，急步下山，要去瞅个究竟。才走下山坡，便见山麓大树阴里，团团圆圆，围了一大圈子人，你挤我望的不知在瞧什么东西。乡下人任什么都当嘻嘻哈儿，朱高煦便料定他们又在瞧变戏法，或是瞧木头人戏。心中高兴，顿时消了一大半。只是既已来此，总得瞧个究竟。便和陈刚二人，一直闯进人丛去瞧瞧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近京的乡下人知道贵公子是可怕的，见朱高煦身分打扮不同，就让开一条人缝，让他进近去瞧。

朱高煦只是想瞅瞅这许多人哄些什么，并无一定要瞧个饱的心事。不料一进人丛，身子一定，两眼一瞅，顿时眉开眼笑，脚跟一定，就不肯走了。原来那人堆里，并不是耍戏法儿，也不是唱木头人戏，却是一个粗眉暴眼的头陀，领着一对黑小子，一个生得大脑袋，突眼睛，狮子鼻，大虫口，一个生得扁面孔，凸额角，扫帚眉，雷公嘴。两孩子一般矮胖，一般漆黑，约莫都只十三四岁。大傻子似的，东西对站着，每人鼓捣一只大石狮子，颠来倒去，抛到接落，赛是搬弄大绵球一般。朱高煦见了，也不由得喝一声彩道：“好气力！”

那头陀见朱高煦喝彩，将眼向朱高煦上下打量一番，便移步到朱高煦跟前稽首道：“大贵人，怎简从到这山野地里来的？贫僧失迎，该死、该死！”朱高煦暗吃一惊，想着：他怎么认识我的？正待答言，陈刚在旁早已认识这头陀是黄山自然师，绰号怪头陀。幼年在太行学剑时，常见他来和师

傅黄荣叙话。那时就是这般个样儿，这般个打扮。如今相遇，一毫没改，一见就认准了。便迈前一步，叫声：“师伯，你老人家什么时候进京来的？”自然已瞧见是陈刚，一面随口答道：“来了没几时。”一面回头叫那俩黑小子甭弄了。俩黑小子各将石狮子朝当前地上一顿，将地面顿陷了足有四寸。一扭头，一齐奔到自然跟前来。陈刚向朱高煦说了自然的名号，朱高煦正要收揽天下英雄好汉，便改容相待，问：“那俩黑小子是大师什么人？”自然答道：“这个大嘴的姓范名广，同道中叫他做黑飞虎。那个尖嘴的姓聊名昂，大伙儿给他个外号叫小铁汉。全是没家的孩子，跟我学点儿武艺。”陈刚揣知朱高煦的意思，想着：给王爷收留他师徒三个，也显得我太行剑士的脸面。便邀自然师徒三人到下处去。哪知朱高煦存心要瞧瞧他三个的武艺，向陈刚道：“你不要吵散了人家场子，咱们反正没事，且待一会儿，待他爷儿三个完了事再回去不好吗？”自然听了，已知朱高煦的意思是要瞧瞧武艺，便也不推辞道：“谨遵爷的吩咐。老衲献丑，爷得恕罪。”朱高煦只答了一声：“甭客气。”

自然领着黑飞虎范广、小铁汉聊昂两弟子一同重再下场。自然便叫两弟子：“耍一趟家伙，不许失手！”范广、聊昂齐声答应，分奔刀枪架前。范广取一柄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，聊昂取一柄镶铁大叶青龙偃月刀，各占一角，当地一站，一齐嘿一声，使了个门面，便舞起来。

初时，两面飕飕飒飒，旋风飘飘。只见两团霍霍白光，上下飘翻。渐渐的就只见白光浮动，着地乱卷，也瞅不清哪是范广、聊昂，哪是三尖刀、偃月刀。一会儿，两团白光一并，便听得咣啷咣啷一片响声，两团白光裹成了一团，更不

知道两个人、两柄刀到哪里去了。不多时，噼啷一声大响，那一大团白光，欻的分开，仍旧裂作两团，欻的一齐飞起，离地约莫五六尺，两下里一分，突见范广执着三尖两刃刀，聊昂仗着青龙偃月刀，各立原处，屹然不动，相对傻笑。四面围着瞧热闹的人，不论懂不懂，全都高声狂叫。朱高煦也连连赞好，连陈刚也忘了是在他主公朱高煦身旁，只顾顿喉喝彩。

朱高煦也不待自然师徒近前，便迎上去，向自然拱手道：“奉拜大师和两位小英雄进城叙叙，还望大师不要嫌弃。”自然坦然答道：“贫僧原想进谒……”朱高煦不待他说完，便回头向陈刚道：“你去找几辆车子来。”自然道：“却不必费事，咱们自家有牲口。”说着，向聊昂道：“去，备好牲口牵了来。”聊昂应声拔步飞奔而去。朱高煦料知他三个的牲口，脚力一定不弱，便叫陈刚去拣雇两骑快步长行牲口。

四面围着瞧热闹的人，见他们一讲交情，都猜是贵公子瞧中了他们的武艺，请他们保镖护院，见自然不向看客讨钱，乐得白瞧嘻嘻哈儿，一哄而散。自然也无心去理会这些，只领着范广收拾场子，将刀枪、长剑拾掇起来，零星东西也都包裹了。师徒二人各背了一份兵器扭了一个包裹，留下一份在地下。

一霎时，遥见聊昂骑着一匹枣色长颈马，两脚勾住两条丝缰，左边牵着一骑白马，右边牵着一骑黑马，泼喇喇跑的尘灰飞扬，烟沙乱涌。将到山麓，老远的便高声大叫：“师傅，俺来了！您瞧，手脚可利落？”自然微笑，遥对着他点头。转眼间，聊昂已到跟前，就马上向前一扑，怒龙出洞一

般，教的冲过马头，两腿似虾蟆般一伸一缩，甩落了两条缰丝，就那么趁势翻个斤斗。刹眼间，只见他两手叉腰，嘻着张大嘴，立在他师傅跟前呆笑。那三骑马却仍奔了半个圈子，才停蹄立住。朱高煦暗想：这孩子手脚真干脆！

这时陈刚已雇了两骑牲口来到，朱高煦便让自然上马。自然也不客气，和范广、聊昂各挽一匹牲口，待朱高煦一齐上马，陈刚随即也上马追随。只见丝鞭齐起，马蹄乱响，忽喇喇，人斗春风，马嘘白气，直向城里奔来。到得城跟，守城兵将认得是汉王，连忙起身侍立，一面叫兵卒撵开城洞闲人。朱高煦在前，自然领着范广、聊昂随着，最后是陈刚，五骑马一直冲进城门。守城官儿头也不敢抬，低头拱立，待马过完了才罢。

朱高煦进了城，忽然想起：别庄已被武当诸人毁了，这头陀须不能带他进宫去，却怎么好？正在为难，猛然想起陈刚家中离此不远，曾经去过的，只好先到他家去再说。想着便扭身向后，将鞭梢向陈刚一招。陈刚知道是叫唤他有话说，一抖丝缰，马头一偏，沿街赶到前面。朱高煦待他近身时，没等他开口，便将要到他家里去的话，向陈刚说了。陈刚诺诺连声，躬身承应，便打马向前领道，转弯抹角，穿过两条小巷，便到了陈家门首。

陈刚抢先下马敲门。里面陈刚的娘子听得敲门声响，是自己丈夫回来了，连忙三步并做两脚，赶到门前，拔门开门。陈刚连忙伺候朱高煦下马，又招呼自然师徒三个勒马停缰，一齐下了马。朱高煦让自然先行，自然也不谦让，手中甩着铁柄拂尘，昂然直入。范广、聊昂紧随师傅身后进屋。朱高煦和陈刚随后来到中堂。陈刚亲自安座沏茶，朱高煦陪

自然坐着。范、聊二人侍立在他师傅身后。陈刚又去整好牲口，才回身走来在下面陪坐。

朱高煦正待开言，自然头陀先说道：“贫僧从黄山到京，原想进谒王爷，因闻得王爷的别庄被焚，料想正烦着，便没敢打扰。这两天，带来的银钱使完了，没奈何，领着俩小徒，开个场子，寻钱儿度日，却不料遇着王驾，这也是贫僧有幸。”朱高煦道：“久闻黄山多圣僧，大师肯下顾，总算孤家有缘。只要大师长远帮扶孤家，将来相待断不在今上待姚国师之下。”自然拈着那嘴上乱糟糟的胡须，微微点头答道：“承王爷过许，贫僧怎敢比姚国师。但望王爷克绍祖武，得承父业，便是天下蒸民之福，贫僧也就受恩匪浅了。”朱高煦大喜，连忙问：“大师是用荤用素？”自然道：“随便。只是戒酒，两小徒也从不喝酒。”

一时，陈刚亲自去街上叫酒店送了许多饭菜来。朱高煦便请自然师徒用饭，自然也不客气，领着范、聊二人就坐，只让朱高煦上坐了。陈刚虽是下面设了个座儿，却上菜盛饭，奔来跋往，竟没空落坐。席间，朱高煦和自然愈说愈投机，渐渐将自己的心事吐露了许多。自然只顺着他的话奉承一两句，却又称颂得体，绝不是瞎巴结，把个朱高煦弄得心痒难搔，欢喜不尽。却是一想到董安、卫颖、王济无故变心，便也防备点儿，没敢尽情说出心中事。

一时饭罢，朱高煦想着：这两天父亲刚回銮，好似对我有些不高兴，得早些儿回宫去才行。便叫陈刚：“你引大师到钟山寺去暂时驻锡，向钟山寺方丈悦禅说，叫他好生伺候，我明天还要到钟山寺随喜拜佛啦。”陈刚一一答应。自然起身拦道：“王爷不必费心，贫僧找下处很容易的。只因

一点微忱，想要随王爷做一番事业，所以不远千里，赶来投奔。如果王爷不嫌弃，贫僧愿得常侍左右。如果还有不便之处，贫僧正想到五台拜佛。待回京时，再来伺候王爷。寺院挂单，不着紧的繁文缛节太多了，贫僧疏散已惯，尤其两个小徒，野性没驯，受不了那些拘束，望王爷宽恕贫僧，让贫僧自寻下处吧。”朱高煦哪肯放他师徒走，尤其是怕他们到五台山去，被五台山好汉结纳成党，便竭力留住，直引自然师徒到汉王内邸居住。只暗地嘱咐陈刚小心招呼，暗中视察他三人的究竟。

后来自然如何对朱高煦，下文再叙。

## 第二章 摇入宫闹众好汉告密 探大内莽师徒失机

话说醉比邱大通尼命镇华山钱迈率领铁狮子魏光，黄虎魏明，怒龙徐奎，恶虎徐斗，玉狮子文义，金戈种元，红孩儿火齐，一朵云岳文，飞将军柳溥，八哥儿王济等十一人，直入大内寝宫。金刀茅能率领牛儿丑赫，铁臂施威，螭虎雷通，震天雷卫颖，没毛虎董安，混天霓章怡，玉麒麟凌波，分水犀李松，云中龙龙飞，千里驹武全等十一人，随后前往，四面防备。大通尼在后亲自动身。大伙儿一共二十三人，鱼贯出屋，踏瓦而去。

钱迈为人素来精细，处事机警。这回进宫告密，虽是丹心为国，却因举动奇突，宫中不知就里，难免不生纠葛。钱迈身边揣好了告密的奏折，和破汉王府时，震天雷卫颖归附时带来的朱高煦盟书密册等项。魏光、文义等分左右护持着，茅能紧随接应。丑赫、凌波等雁翅般排开两旁防护，大通尼独任断后。大伙儿全都异常慎重。将到东华门，众好汉彼此打个暗号，齐展陆地飞行法，飕、飕、飕，连珠箭一般飘过侍卫班房，直入大内。

这时，建文朝的忠臣、义士，已被朱棣杀戮放逐，京中早已绝迹。如今北征凯旋，近畿日益升平巩固，宫门便没设严防。加之那些侍卫，都是虚有其表的大汉，平时吃粮不管事，只会站班摆看样。他们料着没人有这般大胆，夜入皇

宫。不该班的，早就回家去哄老婆、孩子去了。该班的，不是在班房里喝酒谈天，闹着玩儿，就是窝在蟠龙凳上打瞌睡。谁也没想着是在该班值宿，要是有人问他在干什么？他只知道是做官，旁的就一概知道了。

难道大内除却这班侍卫以外，一无防守么？却又不然。朱棣奸雄不让曹瞒，所结冤仇也不知多少。他在燕备藩时，就收掳了五百多口边地兵灾的逃难灾儿，一齐阉割了充作宫内太监。聘了著名的武师辽东铁槊哥舒成，剑客大宁长虹李希用和道衍和尚（姚广孝）教导这些阉割了的孩子。其中有八个最出色的，姓名是久已无查考了，御赐的名儿，叫荣儿、华儿、富儿、贵儿、平儿、安儿、清儿、吉儿。这八个各使一条铁槊，各负一口长剑。长短两件家伙使起来时，真是风雨不透。虽只八个人，却都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千军万马不要想近着他们。朱棣将五百多个小太监练成一队大内禁卫御林军，由荣儿等八个分统。另派一个老太监，是传授朱棣枪法的，名叫向丰波，做这一队太监的总兵。向丰波虽是武艺不及荣儿等八个来得，却是自朱棣弱冠时，就随身侍候，朱棣很相信他，所以将这护卫大内的重任，交给了他。这一队太监兵都是哥舒成、李希用、姚广孝三人用心教成，且全都自幼锻炼，都阉割了，保得童身，因此个个如狼似虎，武艺精通，一个人能当几百个人用。后来宫中新征的小太监都由荣儿等教导，虽不是个个勇猛，却是人人都会几手拳脚，使得动家伙。皇宫内苑都是太监护卫，也不怕什么刺客、剑士，夤夜进宫谋杀朱棣。近来，朱高煦也学着样儿，拣选了四百名太监，正在练着，宫里益发巩固了。朱棣虽做了许多恶毒事，杀害不少的忠良，却有恃无恐，毫不畏怯慎防，也

就是因为宫里有了一些武艺出众的太监。又因为这个缘故，便格外的宠信太监。甚至内而参知政事，外而参军督粮，都时常派太监承乏当差。后来便闹到几乎每一重任有一太监，寺人开府，阉竖当政，才致王振、魏忠贤等害民亡国，酿成千古未有的奇变，蒙千古所无的奇耻。

除此以外，宫中还有一样可怕的东西，就是“西狗”。这东西是四川朝西的西番采办进贡的。这种狗身高有三尺五六寸，长有四五尺。脑袋赛过一只大瓜，两眼睛有酒盅儿大小，夜里放绿光。牙骨比刀剑还要厉害。周身黑毛，五六寸长，全都卷成圆筒儿，垂垂挂挂，臃臃肿肿，瞧去好似裹着一身破脏棉絮，那模样儿委实难瞅，比狗熊的样儿还要凶狠。要是有人撞着了它，它也不叫唤，也不奔跑，只歘的蹿过来，竖起身子，俩后腿一撑，前面两条腿朝人脑袋上，或是肩头上一按，张牙一口咬去，不是将人天灵盖咬了去，就是将喉嗓脖子拉掉大半个。要是没有千儿八百斤的气力，和闪电般快捷身手，遇着这西狗，就不要想逃得性命。先时，西番只进贡了四头西狗。后来，这四只狗里面有俩雌的，一连传了几传，就有了百来头了。因为种性相同，全是一般的犷悍。分在各宫防守，没人不怕，倒成了宫中最中用的宿卫。

钱迈等虽是知道宫中有勇猛的太监，犷悍的西狗，却是艺高人胆大，全没半点惧怯。过了侍卫班房，蹿过太和殿，进了内宸宫。钱迈、魏光二人当先，伏在瓦面上静听。宫中更鼓咣嗒，数了数，正传三更。便叫种元、火齐守在内宸宫屋上望风接应，众好汉再向里走，便是颐寿宫。留下岳文、王济守着。钱迈独自领头，向颐寿宫后永巷墙上走来。

刚踏上墙头，忽见远远的有一碗明灯，时明时灭，从东头闪闪的向近前来。钱迈便映着黯淡的月光，向后面打了个手势。魏光、茅能便约住众人，一齐伏在瓦后，各露一只眼在瓦脊上偷觑着。一会儿，那碗灯走近了。月光下见是一个紫衣太监，手里提着一碗“气死风”明角宫灯，和一个蓝衣太监，一面走，一面说着话儿。

近前时，只听得蓝衣的接着说道：“不是吗，大前天就发作了。咱们苑里伴儿就全知道有得饥荒闹啦。”紫衣的道：“差不离得阴消了。您可知道这主儿是谁？”蓝衣的道：“不是说三小爷那里的马巴巴吗？”紫衣的呵的一笑道：“要真是他三小爷可是吃不了兜着走，又怎么会阴消呢？”蓝衣的急问道：那么，到底这主儿是谁呢？这几天实在闹的够受了，大伙全都提心吊胆，没有日子过。昨儿夜里传杖，尚衣局李爷的老命就给拾掇了。要再闹不明白，还不知道得冤坏多少人啦！好大叔，您差事当得高，准能知道个准讯儿，说给我，也好让我放下心来睡一觉安稳的。”紫衣的道：“您放下心去安稳睡觉好啦，反正拉不到您身上便了。您这般鬼提防，难道您也有一份儿吗？要不，您急些什么？”蓝衣的忙道：“爷爷，那还了得！要有半份儿也早要了吃饭家伙啦，还能伺候着大叔您跑一趟吗？”紫衣的笑道：“你既没相干，就甭干着急啦。”蓝衣的道：“不是那么说。要是知道这主儿准是谁，不是大伙全甭瞎操心了吗？要不疑神疑鬼，今日传杖，明日发厂，自己不着急，也得给要好的伴儿着急呀。”紫衣的脱口答道：“这主儿不是咱们伴儿，却是个膀阔胳膊粗，担当得起……”以下便走远了，听不清楚了。

钱迈起身向众好汉打个手势，便双脚轻轻一点，款的飘到地下，顺着永巷，甩开两腿，赶上那俩太监。却因他俩一先一后，不能一搯住，想着：要是搯住一个，那一个一跑，一吆喝，事儿可就闹大了，今夜为什么来的咧？断乎不能这般莽撞。要是不搯住他俩，可向哪里去打听永乐爷今夜住在哪一宫？虽说是徐怒龙齐小儿就在宫里走动，宫里路径全都熟识，知道寝宫在哪里，要是永乐爷今夜恰巧没宿在寝宫，咱们将这些东西撂在寝宫里，可就保不定没有皇后的人，或是和高煦那厮要好的见着拿了藏灭了。那么，不是白费这么个大劲吗？

一面走着，一面思量，不觉已走尽了三百多步的永巷，也没听得俩太监说话。刚巧走尽内花苑月宫门儿，转过一座小石山，便要过一道小小的卅字四搭桥儿。那俩太监走到桥上，怕掉下水去，才互搀着手，就着灯光，两人并肩而行，一同举步。钱迈暗喜：这是个好机会！身子一轻，脚下一紧，紧追上桥去，急赶到俩太监身后，正待伸手分搯那两人，蓦地瞅见前面卅回栏凹角里，闯出一团黑影，猛然向俩太监扑去，接着俩太监便不动了。钱迈再细瞅时，原来那黑影是个矮胖子，已将俩太监劈胸揪住。俩太监陡然被人一把搯住，吓得忘了嚷叫，更记不起可以挣扎，两条腿做了乐工，直弹琵琶。身上却开了荅坊，尽着筛糠。牙齿便如结了世仇一般，老是捉对儿打个不停。两手不争气，偏赶这要紧时候，僵了不会动。

钱迈料想那矮胖子，必也是有所为而来，或竟是同道也未可知，便一闪身，藏在后桥栏凹角里，瞪眼耸耳瞅听着。那矮胖子冲着俩太监喝一声：“快说，娘娘宿在哪里？快

说！快说！慢点儿爷爷就要你俩脑袋使唤！”俩太监这时只剩一丝儿气没吓走，听说要脑袋使唤，吓跑了的气，重又吓回来了。紫衣的拼命挣扎了一会，才挣出一句：“在万年宫。”那矮胖子将两人一提，提木头人儿一般，提过桥去，转到玲珑石山岩里。钱迈连忙闪身伏行，到石山上面蹲着。只听得矮胖子喝问道：“你两个有什么事，这时还在这里跑？”紫衣的抖着嗓子答道：“爷爷，这不干咱事，只怪成国公不好。”钱迈听得“成国公”三字，想着：成国公是徐斗的嫡堂兄弟呀，他家上一辈子就因为哥哥尽忠保国，兄弟却暗引燕藩，闹了个手足背驰。如今成国公又有了甚事啦？待我来听他个仔细。想着，便爬前了一步。

这时矮胖子已逼着那太监细说，那紫衣太监只得说道：“圣驾回銮时，宫里忽然抄出一百多册春景儿，外带着在王贵妃宫中抄出一包红药丸儿。传太医院一瞧，说是什么红铅，是姐儿们头一次月经里带出来的，什么春药都没这东西好。万岁爷当下追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？就有人说：是太子带进宫来的。这一来，就满宫追问。尚衣局监李宽和太子顶要好，昨儿夜里传去拷问，李宽抵死不招，立毙杖下，送了老命。今儿正在追究，还要传太子问话。先抄各宫，不料在万年宫抄出一包一样的药来。万岁爷这才传杖拷问张选侍，问出是娘娘特地叫成国公办了来的。再一追问，却不知办来干吗用？这大概只有万岁爷自家儿心里明白，咱可不知道了。现在是万岁爷叫咱传华田儿问话。”说着便指着穿蓝衣的道：“他就是华田儿，东宫近侍。”矮胖子说声：“知道了，且委屈你俩一会儿。”钱迈伸脖子偷瞧，只见矮胖子掏出两条绳索，将俩太监捆缚了。又取两个箴撑儿，将俩太监

的口撑住，不让他出声叫唤。这才提起来，扔在石山洞里。

钱迈暗想：这小子的胆真不小！他竟把皇宫内苑当乡庄山寨办，这可了不得！要是永乐爷许久不见传人的回奏，跟着一查问，咱们今夜的事还得坏在他手里。我得赶快查着永乐爷在哪里，赶急去办完了事才行。

钱迈正想着，那矮胖子蓦地腾身一跳，就这一跳的霎眼之间，反手拔出背上的单刀，<sup>欵</sup>的朝钱迈当顶砍下。钱迈不知已被他瞅破了，更不料他不言不语，猛然就是一刀，急切里没处闪躲，只得反朝前一冲，打矮胖子肋下闯了过去。那矮胖子一刀砍在石上，掣回来掉转身躯，一声不响，照定钱迈头上又是一刀。钱迈方待抽剑抵架，忽听得噉呛一声，矮胖汉子的刀已被架住了。钱迈急拔剑在手，闪眼瞧时，原来是茅能挥动金刀，和矮胖汉子斗在一处。

钱迈暗想：不好，这事闹穿了。我再不去干好我的事，便没时候可干了。今夜这一闹，往后只有加紧严防的，更没法下手了。白辛苦还不算什么，高煦那厮不是就要做出来吗？百姓可糟透了。如今说不得，只好明干了。想着，不敢怠慢，掣身来到山洞里，掏了紫衣太监口里的箴撑子，扬剑问道：“万岁爷这时在哪里？”紫衣太监说：“在映波楼胡妃屋子里。”钱迈重将箴撑子塞入他口中，急忙回身来觅徐奎。

恰巧徐奎正上前来助茅能，钱迈没让他奔进圈子，拉了他就跑。一面问他：“您可知映波楼在哪里？”徐奎答道：“知道。这儿朝东过那桃林，不满三十步就到了。”钱迈一面跑，一面说了声：“快领我去！”徐奎便和钱迈挽手一同穿过桃林，果然瞅见迎面一座楼台，一半儿搁在水池面上。